宣统新疆图志

新疆圖志卷八十九

金石二

唐張懷寂墓誌銘

高三尺廣二尺七寸五分三十三行行三十五字正書吐魯番出土

大周故中散大夫行茂州都督府司馬上柱國張府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懷寂字德璋南陽白水人也昔軒后誕孕手文疏得姓之源錫壤崇基白水爲封侯之邑賢明繼軌代有人焉佐漢相韓備該策史襄避翟難西宅敦煌餘裔遷波奄居蒲渚遂爲高昌人也曾祖務僞右衛將軍都綰曹郎中器度溫雅風神秀朗祖端僞建義將軍都綰曹郎中識鑒明敏引博多通父雄僞左衛大將軍都綰曹郎中神性俊毅志懷剛直片言折獄無謝仲由諾重千金寧慚季布故得入籌帷幄出總戎機緯武經文職兼二柄公良冶是傳箕裘不墜髫在襁褓爲穎吏部侍郎爵被孩童以旌恩寵貞觀之際率國賓王永徽之歷再還故里都督麴湛以公衣纓望

重才行可嘉乖甫至學奏稱本州行參軍雖莅職舊邦榮同衣錦
展私不虧鄉禮存公無越憲章俄轉伊州錄事參軍糺劾六曹剛
柔一貫駁議無隱躬操直繩轉稱甘州張掖縣令肅清百里仁政
一同草靡其風人化其德令譽扇於三輔逸響聞於九皋遷稱朝
散大夫除疊州長史此州境隣渾寇壍帶山巖烽燧屢驚草竊爲
弊公雖職佐千里而微洞六奇設計運籌窮其巢穴下人謠德上
徹　慈顏
𠀑聽旌善賞功恩波曲被公歷任多齋闕覲
念噬指以思歸想投機而自勵未申反哺之戀俄丁滕下之憂一
溢僅存毀瘠過禮屬蔥山小醜負德鴟張瀚海殘妖孤恩蟻聚同
惡相濟劫掠成羣　𠀑子命將登壇推輪伐罪以公果略先
著簡在　帝心恩制奪情令總戎律特稱右玉鈐衛假郎將
武威軍子總管公固辭不獲俯履轅門輟孝殉忠義資盡命於是
飛懸旌而西上拂戎卒以啟行鳴鼓角於壍中竦長劍於𠀑外是
②賊頭跋論逆次拒輪兵戈纔衝賊徒俄潰如秋風之掃枯葉類

春景之鑠薄氷爔厥渠魁脇從罔治於是金方靜析玉塞淸塵十
箭安毳幙之鄉四鎮復飛泉之壘元帥王孝傑錄功聞奏
恩制遐下日朝請大夫前行塗州長史武威軍子總管張懷寂識
具通濟器能優畢夙承榮獎出貳藩條近總戎麾遠淸荒儌恢七
擒之勝略致三捷之嘉庸逆黨冰離妖羣瓦解譽隆裨師績著幽
遐作副名都允諧懋賞可中散大夫行茂州都督府司馬仍賜緋
袍金帶及物貳伯段公以兌野蠻謠榮賞優隆振旅凱旋翹欣飲
至豈謂修途未極逸足中疲玉碎荆山珠沉漢浦以長壽二𤯔歲
次癸巳五𠥱己丑朔十一𡆠巳亥終於幕府春秋六十有二於是
六軍望櫬興埋玉之悲元帥親臨蕭夫人之慟卽以長壽三𤯔太
歲甲午二𠥱己卯朔六𡆠庚申葬於高昌縣之西北舊塋禮也惟
君體質貞明機神警朗雅善書劍尤精草隸彎弧擬樹已見啼猿
落紙飛毫行驚返鵲崇讓去伐絕矜尙之心重義輕財履謙冲之
迹如珠有潤似玉無瑕美績嘉猷筆難詳載子禮忠等扣心泣血

茹粒僅存負米無期過庭絕訓思蓼莪而號踊想陟岵以崩心恐陵谷貿遷芳猷歇滅聊題琬琰迺勒銘云

尋源討氏系自軒皇孕珠含德手印弓長辭榮讓顯戰豕功彰爰封白水錫土南陽三五巳降代襲忠貞珥貂漢闕曳紱韓庭槐門棘路鳴珮飛纓九州乖範四海馳聲顯允夫子寔爲仁軌百行攸歸五常是履綏邊殄寇燃揚擅美懋賞疇庸備旌緗史皇穹爽善推此良□□□無驗二豎興災□殞朝露魂歸夜臺銘徽猷而洩涕□□曲以申衷

宣統二年十月巡檢張满在吐魯番之三堡掘取古蹟得誌云葬於高昌縣之西北舊塋案唐之高昌卽漢之高昌壁以其地勢高敞人物昌盛故名高昌卽今三堡土人尙稱爲高昌東南緊靠舊城城址周十餘里俗呼曰唐王城蓋卽唐西州郭下高昌縣地初置安西都護後改置都督府皆卽此城也今由吐魯番城東行至勝金口七十五里由勝金口南行十五里卽三堡

也今地理家考訂高昌縣皆無實據得此始渙然王孝傑為武威軍總管破吐蕃克四鎮在長壽元年十月張懷寂為武威軍子總管蓋其裨帥也聞張清言土人掘出張懷寂尸身尚完好修軀大首覆以五彩絲緞墓室以土築似城門洞深四五丈四壁及頂密畫佛像五彩斑斕尸不用棺下薦葦席尸前泥人泥馬持矛吹號尸旁堆積衣衾常御之物吐魯番同知王秉章聞之戒土人勿妄動仍以土覆之僅將此石輦歸省垣途中不慎又殘毀十數字非復原拓之完善矣

果毅□□基等造象記

碑石高一尺四寸縱裂為三第一石存六行行十三字第二石三行第三石六行正書碑出鄯善城今在端忠敏公家

前缺 救沉溺於愛□□□□□□功德孰能預於此今有果毅□□基等跋涉砂磧効節邊陲瀚海愁雲積悲心於萬里交河淚下忽□思於百靈遂鳩集合營敬造□□□所幷尊像等剞劂彫瑑□□□ 以上第一石

(上缺九字)斯功□□□眾□□□□□□登覺道

萬□通而□□□□□㊀(以上第二石)

□□人□□□□□□□□埶□

□營主□□□□□□□□作

建忠師□□□□□□□□玄盖

立義師□□□□□□□□明德

司兵劉(下缺)

司冑王(下缺　以上第三石)

兩截碑

謝氏戎幕隨筆云庫車白山石浮屠有兩截碑係唐開元二年呂休璟爲張孝嵩紀功作案唐元宗開元三年吐魯番立阿了達爲王阿了參都走護求援適御史張孝嵩奉使至說都護呂休璟徵兵西攻阿了達於連城屠其三城西域震懾此碑蓋紀此事

丁谷山石刻

西域圖志云庫車山洞中有漢字石刻方徑尺許用迴文折旋皆釋典語當屬唐時遺迹其緣起無攷

西域水道記云丁谷山山勢斗絕上有石室五所高丈餘深二丈許就壁鑿佛相數十鋪瓔珞香花丹青斑駁洞門西南向中有三石楹方徑尺隸書梵字刻鏤回環積久剝蝕惟辨建中二年字

沙門題名

西域水道記云庫車丁谷山有一區是沙門題名首行曰沙門日二行曰惠親惠三行存一字若磨改者四行曰法

龍堂石刻

宋王延德使高昌行記云歷交河州凡六日至金嶺口寶貨所出又兩日至漢家砦又五日上金嶺有龍堂刻石記云小雪山也案保惠城南十五里入南山山麓有千佛洞山南通吐魯番

王延德自前庭至後庭經雪山龍堂殆由斯路石刻今已無存

龍興石刻

長春眞人西遊記云北庭端府有龍興西寺二石刻在案端府即都護府之合音石刻久亡

瀚海軍碑

元耶律楚材西遊錄云金山南有回鶻城名別石把有唐碑所謂瀚海軍也案唐書地理志武后長安二年於庭州設北庭大都護府以諸蕃州都督改爲北庭並置燭龍軍明年改瀚海軍與庭州同城別石把卽別失八里亦作伯什巴里突厥語伯什華言五也巴里華言城也卽回鶻五城之地今碑已亡

輪臺碑

耶律楚材西遊錄云回鶻城西二百里有輪臺縣唐碑在焉案元和志輪臺縣東至庭州四百廿里西游錄云別石把城西二百里爲唐輪臺縣長春眞人西遊記云鼈思馬西三百里有縣

日輪臺別石把譃思馬字異而音同卽回鶻五城之地漢之庭州唐之北庭都護府皆是地也輪臺去庭州里數長短不同要之在庭州西當今迪化昌吉之間元史譯文證補謂在洛克淪海之東其東北近古爾班通古特沙磧之地碑已亡失

金滿縣殘碑

西域水道記云保惠城北二十餘里地曰護堡子破城有唐金滿縣殘碑碑石裂爲二俱高八寸廣六寸一石七行第一行字不可辨二行曰周仕珪等雲中叢路三行曰行戶曹參軍上柱國趙四行曰闕一字惠敬秦攝金滿縣令五行曰姑臧府果毅都尉六行曰乘帝思之七行曰補迦一石六行第一行字不可辨二行曰而爲闕一字承義郎三行曰登仕郎攝錄事四行曰昭武校尉涼五行□州退魏□六行曰有準繩案碑已無存

西域圖志云乾隆四十年古城駐防大臣索諾穆策凌於其地得唐時殘碑二方有金滿縣令字案孚遠之濟木薩卽金滿之

轉音

槐西雜志云特納格爾爲唐金滿縣地尚有殘碑吉木薩有唐北庭都護府故城則李衞公所築也週四十里皆以土墼壘成每墼厚一尺闊一尺五六寸長二尺七八寸舊瓦亦廣尺餘長一尺五六寸城中一寺已圮盡石佛自腰以下陷入土猶高七八尺鐵鐘一高出人頭四圍皆有銘鏽澁模糊一字不可辨識惟刮視字棱相其波磔似是八分書耳城中皆黑煤掘一二尺乃見土額魯特云此城昔以火攻陷四面礮臺即攻城時所築其爲何代何人則不能言之蓋在準噶爾前矣

回銅器文

高宗純皇帝御製唐時回銅器詩序云山莊舊藏古銅器一似豆而短足初以爲三代青綠耳迫視之形不類彝銘不乙丁金銀錯其文則似回字今吐魯番哈密回子等識之惟識䁋愛兩字其餘皆不辨蓋彼經文亦有古今之異人不能盡曉也曾考

回鶻唐時始通中國史稱其先匈奴匈奴與今之蒙古相類則回回並非蒙古且殊教也元史始有回回國之名或稱其爲大食國種大食在西域此稍近之明邱濬以爲陳隋間始入中國在在有之在在有之者亦云其繁滋漢土者耳其的派固不離西域也今平定葉爾羌喀什噶爾此實開闢以來不異之回地回人若布魯特若哈薩克皆其蔓延繁滋或雜蒙古種者有之若唐史回鶻傳所稱善騎射喜盜鈔者實近厄魯特之習而非回人所能徒以回鶻音近回回因屬之纏頭之類耳所喜者適獲此器於平定回城之時殲厥渠魁以白練兆在斯乎兆在斯乎

元造像碣

西域水道記云護堡子破城有元造像碣石上截作番字下截刻僧像疑是元時所造今已無存

回銅噯嚕獏器文

高宗純皇帝御製回㗨哈瑪器序云㗨哈瑪之器正圓而豐下上橫紐高五寸有十分寸之五口圍尺有八寸腹圍二尺四寸有十分寸之八中實六升許銅範而金銀錯其文皆旁行回字不可辨識西師凱還將軍等與所佩武器並獻命阿洪通經典者其名曰哈爾拔野特者詳譯之具云元時回部有汗曰眉哩特木爾世居伊楞地名今在喀哈爾之西嘗得沙賴子城名在伊犂左近良匠喀瑪爾所造用貯漿齊鑱文悉祝嘏之辭葉爾羌喀什噶爾世不乏一二見者其緣起載陀傘克史名云云其史言造此器當在元時約計距今四百餘年矣

回玉圭文

西域圖志云回部食器如烈干密斯塔巴克之屬銅鐵爲質者居多卽王延德高昌行紀所稱冶金銀銅鐵爲器皿者近是也至彼中珍玩或以良金粹玉爲質尋常厭治珍磨之匠罕能爲之如銅㗨哈瑪器載諸陀傘克史者阿渾能詳其典故回玉圭

雖緣起莫考要皆其先世珍異可知噶嚕篛略近盤匜用貯漿齊則亦當時飲食之器若圭璋之制於回部無聞或中國流傳及彼倣而爲之或其形偶相合耳回俗尊尊經典凡諸旗纛悉書梵語以祈靈庇茲噶嚕篛及玉圭並勒旁行回字爲祝嘏詞與唐時回銅器相同皆倣中國勒銘彝鼎之意不惟攷其器物兼可考其文字也

古錢

西域水道記云伊犂阿里瑪溝西十五里爲淩滴溝科河發焉河自山南流五里餘經回部王吐呼魯克吐木勒罕墓墓旁土中多金銀銅三種錢皆無輪廓肉好面幕有字不可識銅錢至薄大如宋當百錢銀錢至小如王莽直一而稍厚金錢薄如銅錢大如開元錢案和闐出土銅錢狀如徐氏所云有識者言上有印度年號友人貽余銅錢一枚小而厚面幕皆有字言出宰桑淖爾俄人資之謂是突厥錢南疆多五銖半兩及開元乾元

大曆諸錢日本橘瑞超在吐魯番掘得高昌吉利一錢蓋高昌僭王時所鑄也

瑪瑙錢字

西域水道記云塔勒奇城正北五里許有破城劚地者多得明珠瑟瑟之屬余見荷鍤者踵趾相接有得碎瑪瑙者上鐫細字近於回部書

石壁番字呪

西域水道記云哈什河西經吉勒蘇胡嶺嶺南數里懸崖聳峭危石倚空攀登絕頂路轉山回纔容馬足山中石壁往往鐫科木什木博薩都佛第咒即華言觀音咒唵嘛呢叭嘧吽六字綽克圖贊丹經大旨言稽拜如來三十五尊佛得解罪孽往生極樂又有求福於松喀巴喇嘛華言達摩也發願之詞曰米克哲木皆蒙古書或唐古忒書厄魯特人云昔準部時山水暴溢數到爲害勒石此山患遂止絕相傳是五百年物余與從者就馬

上攜數石歸番俗見之輒先頂禮哈什河又西流瑚吉爾台水自北來匯又西流三十里烏里雅蘇圖水自北來匯胡吉爾台西迄於烏里雅蘇圖連崗疊巘土皆赤緹山巔崩圻溜痕宛然旋有碎石搏結堅實正圓如甕各有嵌石石鑿番字與吉勒蘇胡嶺石相同考驗厥狀蓋怒濤挾沙圍積成阜禳災之說或不誣矣

沙雅廢城銅磚

西域水道記云沙雅城西北二百四十里曰洋塔克沙爾有廢城與裕勒都斯巴克（在庫車西南九十里）毗連嘉慶十九年庫車辦事大臣伍爾德尼疏言裕勒都斯巴克在渭干河西岸濬渠引水以墾報可掘地獲舊銅磚三二有天下太平字特貯彼庫用彰厥瑞

銅印

吐魯番三堡土人掘得銅印二顆一圓印徑三寸中刻佛像四周皆番字一方印長寸許上刻一雲字爲曾炳熿所得庫車千

佛洞亦掘出銅印木章字皆不可辨蓋亦數百年物也

唐鏡

深陽續錄云提督田耕野統兵駐巴爾庫爾時軍士鑿井得一鏡製作精妙銘字非隸非八分似買龍鐘銘惟土蝕多剝損田氏甚寶惜之製爲鏡屏乞余攷定因付翁檢討樹培推尋銘文知爲唐物余爲鐫其釋文於屏趺而題三詩於屏背夜燈隨錄載岳大將軍鍾琪西征時有裨將得古鏡岳求之不得其人遂遭禍正與田氏同地疑卽此鏡傳訛也

皇朝平定準噶爾勒銘伊犂碑

惟

天蓋所覆碑我皇清罔不在宥惟清奉

昊天撫薄海光庶悉主悉臣

太祖

太宗

世祖肇基宅中皇耆其武
聖祖
世宗覲光揚烈克臻郅隆逮予邈躬日思孜孜期四海同風否汝
準噶爾亦蒙古同類何自外攜數世梗化篡奪相仍碩仇其下厥
達瓦齊甚毒於酲衆心厎厎如䖟斯蝨如苗斯螯衆口嗷嗷覦爾
嗷止予焦勞止期救不崇朝止覦爾厎止予噫嘻止亟出汝塗泥
止迺命新附爾爲先鋒熟悉其路迺命勁旅攜數月糧毋或掠擄
師行時雨王旅嘽嘽亦無潦阻左旋右抽王旅渾渾既暇以休烏
魯木齊及五集賽度之折折台吉宰桑迎降恐後奚事斧吭波羅
塔拉闥爾奇嶺險如關闔倒戈反攻達瓦齊走旦夕塗窮回部遮
獲彼鼠斯喙地入無隙霹布飛至受俘午門爰貸其罪自今伊始
四部我臣伊犂我宇曰綽羅斯及都爾伯特和碩特煇特封四可
汗衆建王公游牧各安宰桑公臣屬我臣籍惟汝苦辛爾恭爾長
爾孳爾幼徐以教養爾駝爾牛爾羊爾馬畜牧優游分疆各守毋

相侵陵以干大咎齊禦外域曰布魯特越哈薩克醉飲飽食敬與
黃教福自天錫伊犂平矣勒貞珉矣於萬斯年矣

皇朝平定準噶爾後勒銘伊犂碑

天之所培者人雖傾之不可殛也
天之所覆者人雖栽之不可殖也嗟汝準噶爾何狙詐相延以世而為賊也彊食弱衆淩寡血人於牙而蔑知悛易也云與黃教敬
佛菩薩其心乃如夜义羅刹之以人為食也故罪深惡極自作之孽難逭活也先是分封四部衆建宰桑四圖什墨什一昂吉蓋欲繼絕舉廢以休以息也而何煽亂不已焦爛為期終於淪亡胥盡伊犂延袤萬里寂如無人之域也是非我佳兵不戢以殺為德也有弗得已耳西師之什實紀其詳悉也以其反覆無常遲益久而害益深則其叛亂之速未嘗非因禍而致福也是蓋
天佑我皇清究非人力也伊犂既歸版章久安善後之圖要焉已定者詎宜復失也然屯種萬里之外又未可謂計之得也其潛移

默運惟
上蒼眷之予惟奉時相機今日之事亦不敢料以逆也是平定準
噶爾後勒銘伊犂之碑所由作也
西域水道記云乾隆二十七年于固勒札建甯遠城城外東北
隅半里許沙阜上恭建平定準噶爾勒銘伊犂前後碑二通案
勒石處在金頂寺準曾所建也
皇朝平定準噶爾勒銘格登山碑
格登之崔嵬賊固其壘我師堂堂其固自摧格登之巔崖賊營其
穴我師洸洸其營若綴師行如流度伊犂川粤有前導爲我具船
渡河八日遂抵格登面淖背巖藉一昏冥曰擣厥盧曰殲厥旅豈
不易易將韜我武將韜我武詎曰養寇曰有後謀大功近就彼衆
我臣已有成辭火炎崑岡懼乖皇慈三巴圖魯二十二卒夜斫賊
營萬衆股栗人名一心孰爲汝守汝頑不靈尙竄以走汝竄以走
誰其納之縛獻軍門追悔其遲於恒有言曰殺甯育受俘赦之光

我攄度漢置都護唐拜將軍費賂勞衆弗服弗臣既臣斯恩既服斯義勒銘格登永詔億世

西域水道記云王師定伊犂立方碑格登山巔四面分勒滿漢書回部書唐古忒書以銘功焉

西域釋地云惠遠城西南百里乾隆二十年大軍剿準噶爾其酋達瓦齊結營此山兵近萬面淖背巖以自固巴圖魯侍衛阿玉錫等三人率兵策馬仰攻破其營降六千五百騎達瓦齊遁尋被擒獻勒石山巔紀功

皇朝平定回部勒銘葉爾羌碑

粵稽回始肇自天方又名默克一曰天堂大食見元回鶻見唐是皆彷彿所傳弗詳惟我皇清撫有華夏血氣之倫均歸陶冶準夷昔强冥頑弗下恃厥險遠實梗化者貔貙其衆豺狼其羣以回爲羊役以耕耘利其善賈三倍市欣拘二酋長處伊犂濱四大回部輸租獻賦臉格是供衛拉是懼爾綠吳堪潸穽已遽有面內心其

何能訴準夷既平諸回見天謂自今始飽食晏眠遣厥酋歸撫爾
土田生死骨肉詎疑變遷詎疑變遷德竟怨報助我叛疆戕其使
軺是用興師聲罪致討乃敢抗顏蜩螗譸謀既侮厥外宜安厥內
而何狂狙心焉悟憒殺人爲戲奪妻爲穢大失衆心無不怨背三
道並發四甄齊攻酋知弗支自擲一空廿之前駾走無踪爾雖無
踪我追應窮滔滔洸洸連戰皆克旦夕苟延遂入異域異域畏懷
舉旗助力腐鼠莫逋遂來獻馘二酋既殲諸回永靖設官定賦去
其苛政昔之諸回曉戰夜偵今恬以嬉各保性命昔之諸回爲準
夷臣今語鄰封曰天王民曰天王民誰汝苦辛藝爾稷黍孳爾子
孫在昔已爰平金川茲定回部亦己卯年歲符理紀瑞豐詳駢
持盈保泰惟懋慎旃謹案二酋即波羅泥都霍集占兄弟也沙車即州爲嘉慶道光間張格爾之變碑爲所毀今無拓本可惜

皇朝平定回部勒銘伊西洱庫爾淖爾碑

機有視若失而反得智者之所懃而愚者之所惑也事有初若勞
而終逸壯者之所劭而懦者之所怯也若夫定全回殲二酋戰無

不克攻無不取皆二將軍及諸參贊以及行間衆將士之力也然
予亦有所深慰於其間者則以五年訖劬宵旰運籌備至實未敢
偷安於頃刻也幸我武保定庶因答
乾則慰
先志且免浮議之指斥也伊西洱庫爾淖爾者我副將軍富德等
窮追二酋至拔達克山之界獲其降者萬人二酋僅以身免而遣
使索俘遂得獻馘振旅以成茂勣也其地倚山臨水單騎可容而
我突將無前四甄並發如入無人之域也賊衆首尾不能相顧竪
我回纛以招之降者緣崖以來霍集占持刃止之或且反戈倒戟
也是以二酋見事不成拔身遠跳駾突而喙息也先是譬之於霍
斯庫魯克襲之於阿爾楚爾無不以少勝衆扺亢擣堅桓桓之士
眞如驅虎豹而逐狸兔纍頭碩鼻者流皆伈伈覞覞見即辟易也
是以先聲異域駭其跳盪遮逆助順用攜重輜而獻兇級也我兵
未深入拔達克山境者則以討逆之師不蹂無罪之地姑遣使焉

彼或曉逆順亦將擒獻是以將帥之臣審機度時我武少輯也率歲事而告成功則亦未爲計之失也回部始末已見於勒銘葉爾羌之碑辭不複綴也特紀耆定之在茲是以誌歲月而刻石也葉爾羌在河南卡倫外近巴達克山界今碑僅存額趺據英將鴻吧言光緒辛卯爲俄屬安集延所毀

古銅印

印文

右銅印爲紅銅所鑄長今尺約二寸三分寬約一寸一分下座長方面高約六分上作立虎形高約一寸六分後腑聳起處高約一寸七分其銅紫赤微剝印文惟右行第二字或字可識宣統三年五月出土於皮山縣博山錢會丞大令赴喀什噶爾阿克蘇兩道屬爲清理財政局調查各州縣規費於皮山途次得之於纏民晉

丞既歸迪化以贈梁素文農部攜歸遼陽瀕行出示爰摹其文待
博雅者考之

北魏折衝將軍新興令造寺碑

高四尺六寸寬三尺九寸五分三十行行四十一字正書碑出吐魯番三堡出高昌國新興城

延昌元年乙亥歲十二月廿三日白衣□□折衝將軍新興令麴
斌芝稽首□□□□□□境內一切□□衆僧咸明王殿下
曰文武僚佐□□如來咸□□方梵音演響理高万品是□三途
□靈資□樂□依六趣相識果我淨而迴向仁化洽□大千惠澤
潤□□界魔邪之俗漸□調御之風勃興五濁處成嚴□泥梨草
爲道場及假鴛雙林潛光□□虛懷敬信者建刹圖形□崖積土
銘金刊木觸處淨興隨力願□□是像廟星羅僧攬雲布希魔乞
士□鳥棲漸禮懺消衍精勤獲果諒攝生之勝業引道之妙術也
□之宜□靈祇早丁□罰二親棄背无所怙□每夙夜悲慕感風
樹之歎思立冥福報顧負之恩謹割生資□汲□恩於新興縣城

西造立一寺務匠之□粗有端緒園田□具未蒙著記恐浮年易
遷軀命難保冀及□存爲素書一通條列施意傳之永代寺□□
卌畝澤東詣道南枕谷次寺北澤北與潘守智獨塔周耀眞菜園
共限東與鎭家菜園子得師菜園同□□下園田悉用漫水漑次
寺下漬田南詣張□田東詣坑西詣□次秦城澤中漬東詣巳忠
玄受鎭家□□□渠南詣壕中道西詣秦城澤北詣苟居漬□忠
部田次平上□□三分北詣道西詣卜家漬次三亭漬□□□北詣
渠西詣侯千歲田南詣東武安漬子東詣平上漬田次□家漬中
一分次城中里舍一區西詣□□詣孫寺東詣城壁南詣辛衆祐
舍有上所條悉用奉施永充齊供冀□鳴長響法事恒薪賢明相
承功業不替庶迴斯福仰願明王殿下胖二儀以爲榮方四序而
等秀恒明愈於東暑仁壽欠於南山至德日昇□□歲遠玉枝國
葉文武僚佐皆秉信懷忠竭誠盡節逶迤自公百揆時叙殊方悅
慕異類歸風又願照武王已下五王之靈濟愛欲之河登解脫之

案優遊淨土常與佛會又願考批亡魂宗眷往魄皆越三途遊神□界面聖滄音獲菩提果身及親屬一切羣生普蒙斯慶永保來祥後□有不肖子孫內姓外族倚依勢力□侵寺物及寺主不良費用非理令千載之福斷於當時濟滄增供絕於一人罪釁之科如經誡言兼以□□罰黃金卅斤七斤入時主十斤入寺罰負既竟施意如故□□道衆流慈聖上降惠賢僚良佐賜署一□令取驗當時傳證後代福報之弘豈不偉歟弟子麴斌芝和南□日

高昌大僧　上坐　中坐　□毗尼都學問齋主願泰與錄

維那　弘道都學問齋主　法師維那平事　禪師　平事

法師　平事　禪師　法師　禪師　法師　禪師　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司都督瓜州諸軍事侍中瓜州刺史西平郡開國公希□□多浮跌无亥希利發高昌王麴寶茂

□衛軍將汝多旱鎮屯發高昌令尹麴純固　冠軍將軍兼屯田事帶□□縣麴紹徵　奮威將軍橫截太守兼宿衛事麴　廣

威將軍綰曹郎中麴　長史建武將軍領兵部事□　長史虎威

將軍領庫部事麴　長史威遠將軍領都官事麴　□□將軍麴

長史威遠將軍領□部事馬　長史威遠將軍領禮部事陰

長史平漠將軍領□□事□　長史和　民部司馬張　□威

將軍都官司馬高　主客司馬高　倉部司馬嚴　兵部司馬高

禮部司馬麴　庫部司□□　門下校郎焦　門下校郎翟

通事舍人張　通事舍人□　新興縣僧上坐　中坐

□□　典錄　法師　禪師　法師　禪師　維那新興□□

□□□□兵曹錄事□　田曹錄事衛　客曹參軍戴

客曹參軍齊　田曹參軍□　□□□□□散望將□

將軍陰　虎牙將軍衛　子弟將呂　田曹主簿馮　兵曹下缺

案北史西域傳高昌國官有令尹一人比中夏相國次有公二人皆王子也一爲交河公一爲田地公次有左右衛次有八長史曰吏部祠部庫部倉部主客禮部戶部兵部等長史也次有

五將軍曰建武威遠陵江殿中伏波等將軍也次有八司馬長史之副也次有侍郎校郎主簿從事階位相次分掌諸事次有省事專掌導引其大事決之於王小事則世子及二公隨狀斷決評章錄記事訖即除籍書之外無久掌文案官人雖有列位並無書唯每旱集於牙門評議衆事諸城各有戶曹水曹田曹城遣司馬侍郎相監檢校名爲令又梁書西戎傳云其國有四鎮將軍及雜號將軍長史司馬門下校郎中兵校郎通事舍人通事令史諮議校尉主簿等官是石所叙職官與史書相合

甯朔將軍造寺銘

高四尺五寸五分廣三尺五寸三十一行行三十八字出吐魯番三堡新[illegible]

甯朔將軍□□□□□□寺銘

夫法身妙莽而□□□□至韻希夷乃爲衆談之本□□相成眞儀所以斯著□□迭顯玄□□以彌彰用能陶□□□□万有汪哉何莫由之然羣生昏曚長寢巨夜出入三舍之中□□六

道之境沉溺□□□□□濟是以能仁垂法母之慈均猶子之愛
降跡天宮誕形帝宇現□□□擴成大覺演四諦□□□六度
於靈府揚道品以光時闡波若以啟俗巍巍乎高不可量□□
淵不可測語物既□□□域天人悲慕哀感山河於是有生之
徒望二林以歔欷含氣之□□□□樹而□目故鑄□□□□
旣往之形丹青□紆表如在之像爰有至道君子甯朔將軍綰曹
郎中麴斌者河州金城郡□□□之從叔也樹瑱根於姬水挺玉
柯於天枝幼有琳瑯之風長□□□之跡天姿秀發英略□□□
□瑚璉操刀斯任年十九擢拜威遠將軍橫截令德如風被化若
神行□擬勿如政平訟息□□□□不足稱吳隱之敎豈或能
擬尋轉折衝將軍新興令勸課□□利興三農桑麻條暢倉□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民知榮辱義讓興焉其後屬奕厥雄疆威
振□□治兵秣卒侵我北鄉□□□□軍之委承眉勝之策鷹揚
閫外虎步敵境兵鋒暫交應機退散主□□□歎之□深知□□

□□□安處危見機而作乃欲與之交好永固邦疆以專對之才非人莫□□遣君厥庭遠和□□□□之以機辨陳之以禍福厥□欽其英規□衆畏其雄略遂同盟結婚□□而歸自是邊□□□□□无虞干戈載戢弓矢斯韜皆君之力也以功進爵酒遷振武將軍□□長史寔乃柱石□□□□□社稷之器苞剛柔於胷襟備文武於懷抱名不虛稱斯其膺矣□□□慕玄宗流神□□□□□□淨達空有□將宰時務而志存靜理身羈俗網而心遊物表鏡□幽□動與理會弟□□□□□令都官事暄風韻高奇標鑒穎悟豈惟則哲抑亦其神邴原在漢既不足榮潘尼處晉□□□□聽訟恕己之心哀矜折獄之志□豈不忘其恩荊足猶感其惠澄兗閑逐標上淸遠故能□□□□仰遵佛事乃於□□城西顯望之處罄捨珍財建茲靈刹因其定□□□構宇鐶桀切漢□□□□□金鍾振響似香山之美樂房廊周匝勢方祇恒精室連扃祕如兜率園樹含煙百卉□□□□□桀競日争

鮮碧水溢波而□□響青風觸樹而氛氳信聖者之神居息心之
妙所矣功業□□□□□嗣子虎威將軍新興令亮慨折薪於
既往感負荷之在茲登□山以哀慕眷戀我而傷□□□□日
遠嗟景行之不□樹豐碑以揄德冀万祀而傳徽其銘云爾
靈覺恢廓非有非无□□□□亦實亦虛形无定方往來豈劬言
非常韶隨時□□□網之鳥□饑之魚天堂降跡帝宮□□□□
斯應開示玄途德被大千誘以三車功遂身退化□返諸羣生□
□罔知攸居構金練玉□□□藉茲福慶永證无餘猗歟魏君
傑氣陵漢入登皇朝出臨蕃理仁義兩珍財帛是賤恩同春□
□秋雲矜貧恤寡褒賢賞善敬授民時五谷豐衍武略既加文事
斯煥連□五臣比轍十亂空□□□眞偶雙貫分□靡擬永夜昧
旦昧旦伊何仰探玄宗傾珍謁寶敬□聖容功窮世巧麗亞天□
□□□地飛□□空園流雅水林扇香風盡美盡善歌詠无窮敢
竪□□勒此玄功儀□□□□□□

延昌十五年乙□歲九月　旬刊訖

（上缺）令虎威麴貞令（上缺）伏波麴暄（上缺）郎中麴斌綰曹郎中麴仁潘高

氏之像使氏之像孟氏之像弟婁辛氏像（案以上四氏像旁之題字在碑之額）

案麴斌造寺在太延初由威遠將軍橫截令轉折衝將軍新興令後與突厥戰以功遷振武將軍銘稱甯朔將軍綰曹郎中是最後之升階僻在西戎史傳莫詳其事文中敘其家世曰河州金城郡人某之從叔攷北史高昌傳麴嘉字靈鳳金城榆中人太和二十一年國人立爲王先爲左右長史以時攷之當爲斌之子弟行

元敕賜西寧王忻都公神道碑

（高一丈三尺廣六尺五寸正書）

大元敕賜追封西寧王忻都公神道碑

通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同知經筵事提調四方獻詳定使

司臣危素奉敕撰文

光祿大夫勝國公集賢大學臣張瑧奉敕書丹
榮祿大夫中書右丞同知提調國子監大都府學臣陳敬伯
奉敕撰額
惟我　皇元受天明命　太祖皇帝起兵之四年畏兀氏國主巴
爾朮阿亦都護舉國來附從征西方有大勳勞於王室　列聖御
極嘉其效順世爲昏媾富貴不絕論者以爲其國之君臣明炳幾
先以能若此今考諸中書平章故事臣幹欒之先世蓋可知其大
略焉至正十八年四月乙亥臣素承　詔銘其先塋神道之碑未
遑有所論著監察御史上疏言臣幹欒之忠勤請加封其先以王
爵於是其考忻都公得封西寧王二十二年六月丙子　命述銘
仍敕臣瑧書丹臣敬伯篆額臣素嘗聞臣幹欒世爲北庭名族其
曾大父諱哈剌罕里朶朶之官哈剌罕里者扞衛禦患之稱朶朶
者國老之職　國初寔輔翼其主來歸我
朝居官治民克盡乃職興利去害屢獻嘉謀贈中奉大夫領北庭

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范陽郡公又贈資善大夫陝
西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仍故封娶夫人塔海渾主於都罕
忽里之地受其國封阿納帖臨今追封范郡夫人大父諱阿台不
花氣剛力　臨難不變初右丞公疾甚屬以恒加謹愼勿墜先業
凡右丞公所欲爲之事皆力爲之厥後親王都瓦不思麻□從亦
都護火赤路兒宣力靖難已而北庭多故民弗獲安乃遷國火州
增城浚池壹志堅守都瓦等將兵十二萬逼城下因親冒矢石以
建奇功遂授持節儀衛之官仍封大剌罕之號亦都護來朝挈家
以從□履險阻行次永昌相其土地沃饒歲多豐稔以爲樂土因
定居焉既沒之後初贈亞中大夫集賢直學士輕車都尉追封范
陽郡侯進正奉大夫甘肅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范
陽郡公再進資善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依前范
陽郡公又進榮祿大夫甘肅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
秦國公夫人諱畨麻初封同其姑今追封秦國太夫人子男三人

曰帖孔不華曰阿憐不華曰忻都俱受荅剌罕之號忻都則□斡
梁公之文也生於至元九年十月常訓諸子曰若曹年少不知稼
穡之艱難宜務農治生當力行善事毋染惡習思父母生成養育
之恩與人交毋挾貴勢毋侮卑賤擇勝己者而友之出而仕也必
廉慎自持盡忠於君愛民如子不陷刑辟名垂後世若曹其思之
蓋其爲人篤實自將不自表襮故州里咸敬仰云至正二年正月
庚寅卒享年六十葬永昌之在成里初封奉訓大夫禮部郎中飛
騎尉大興縣男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騎都尉追封范陽郡伯再
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范陽郡侯又贈資德大
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范陽郡公又贈榮祿大
夫甘肅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薊國公至是晉升王
爵命詞臣爲制詞夫人諱卜顏眞大王之師兀哈里之女受封大
興縣君范陽郡君郡夫人郡太夫人薊國太夫人而沒今追封西
寧王夫人生於至元十九年九月沒於至正十八年六月辛巳享

年七十有七子男六人曰孛羅不華曰卜顔曰伯顔汴梁路同知
汝州事曰禿魯亦集乃路總管曰迭禮彌實僉書樞密院事孫男
五人曰不華甘州路總管府判事曰明理不華曰拜住甘肅行省
左右司郎中曰岳魯不華監修國史府叅軍曰札木赤臣幹欒則
第二子也由直省舍人歷大司農司經歷監察御史吏部員外郎
兵部郎中升侍郎湖南浙西江東三道肅政廉訪副使大都路達
魯花赤中書左司郎中吏部尚書叅議中書省事□都留守雲南
行省叅知政事同知宣政院事再爲大都路達魯花赤御史□治
書侍御史同知樞密院事中書右丞遂爲平章政事三升其位進
階銀青榮祿大夫尋換金紫被玉印只孫衣金束帶之賜臣素叨
陪臣幹欒久在政府觀其聰明與重通達政務敡歷中外令聞孔
昭以故位登極品授職圭上錫爵受封寵榮褒大誠非一日之積
況題被明詔推求本原刻在金石式勸臣僚臣素不佞嘗職史官
弗敢以固陋辭乃拜手稽首爲之銘詩表於神道以侈□上恩昭

示厥後其詞曰

畏兀有國久在北庭藎臣孔武可以干城折衝御武壯氣憑陵□從姑臧肯緒繩繩蔚彼喬木築根九京沄沄流泉發源泓渟惟我西盥 葆厥幽貞克篤於善先民是程□爾嗣人登仕大廷翼翼自□弗暴弗矜忠孝之訓夙夜服膺錫命便蕃奕世光榮在成之里有嶠先塋執政承詔刻詞幽扃積善彌遠曄其雲仍烈烈終古載揚休聲

至正二十一年歲次壬寅十月吉日立石

謹案忻都公爲畏兀國苗裔畏兀文字具拉丁遺意界乎蠻文回文之間其用筆引伸處復有類乎清書者忻都公先世久居北庭後乃遷居火州觀於碑文中一則曰畏兀氏國主巴而朮阿亦都護舉國來附從征西方有大勳勞於王室再則曰臣秦嘗聞臣幹欒世爲北庭名族三則曰其曾大父哈喇罕里贈中奉大夫領北庭等四則曰親王不思麻□從亦都護火赤路兒

宣力靖難已而北庭無故乃遷國火州五則曰亦都護來朝挈家以從□履險阻行次永昌相其土地沃饒歲多豐稔以爲樂土因定居焉由是言之卽忻都公本身亦建功西域多歷年所僅晚歲移居永昌而歿是以碑在永昌耳何況其碑陰五十二行行四十四字額字四行均畏兀文字今所謂畏吾兒文字也按吾兒兩字急讀卽兀字可爲畏吾兒卽畏兀之確證現在碑陰拓本猶存段大令永恩齋中其行路尺寸比較前碑略無差異觀其碑陽用漢字而碑陰用畏兀文字則其子若孫者咸有不忘祖國之義而深具水源木本之心則補入新疆金石志不惟樹碑者之孝思克遂卽新疆之徵文攷獻亦斷不容已者也惜畏兀文字無善書善刊者不克並其碑陰載入猶有遺憾云

阙

藝文

遼金元三史無藝文志餘皆有之然但存其目焉耳近世郡邑志乘往往搜羅風雲月露之詞愈繁富而愈可厭烏乎是豈古人志藝文之意哉夫地志例載方域山川物產無所謂藝文也志藝文自太平寰宇記始謂夫與斯地斯民相維繫而推廣及之浮詞縟語奚取焉竊嘗讀四庫書目提要稱馬文煒安邱縣志僅列古人著述最為清省其末附詩文二十餘篇則不如仿范成大吳郡志散在各條之下旨哉言乎茲謹師其意錄成書不錄散文以免冗濫之譏至於敘本末審純駁欲閱者展卷而即明於馬氏文獻通考之例或亦有合也哉

使西域記一卷　魏釋惠生撰惠生於神龜元年奉太后命與敦煌人宋雲向西域取經正光二年還闕（其行程由鄯善且末捍麼于闐國朱駒波渴槃陀以度葱嶺）是書載於洛陽伽藍記中意主夸張佛蹟其述諸國始末山川里數不

及元奘記之詳然言皆親歷境非鑿空故與法顯佛國記爲同

談西域者所援据焉

西域圖記三卷　隋裴矩撰矩字宏太絳州聞喜人隋亡仕唐官

至太子詹事撿校侍中謚曰敬先是煬帝時矩爲吏部侍郎奉

命至張掖護視西域諸國互市矩知帝勤遠畧乃詳訪諸胡國

俗山川險易撰爲圖記還朝奏上之是書所載凡四十四國分

三道北道起伊吾（即今之北路）經蒲類海鐵勒突厥可汗庭（今烏魯木齊地）亂北

流河至拂菻（拂二[illegible]羅馬城名即今土耳其都城康思坦丁堡[illegible]志以[illegible]當之非是）中道起高昌（即漢之北道）焉耆龜

茲疏勒踰葱嶺至波斯南道起鄯善（即漢之南道）于闐朱俱波渴盤陀

度葱嶺至北羅門皆竟西海（即裏海非地中海也）

西域圖志二十卷　唐許敬宗等撰敬宗字延族杭州新城人官

至特進謚曰繆事蹟具唐書姦臣傳高宗時西域平遣使往康

國吐火羅（今布哈爾）訪風俗物產繪圖以聞詔史官撰次敬宗領之顯

慶三年上

西征記（無卷數）　唐韋宏機編撰（唐書作韋弘機此從新書）宏機京兆萬年人官至檢校司農少卿初宏機於貞觀中爲左千牛胄曹參軍充使往西突厥册立同俄設爲可汗會石國叛道梗三年不得歸裂裾錄所經諸國風俗物產爲此記比還太宗問外國事卽上其書

大唐西域記十二卷　唐釋元奘譯辯機撰元奘姓陳氏緱氏人貞觀中至天竺求佛書（其行歷由高昌焉耆龜茲[illegible]凌山[illegible]出[illegible]於闐然後[illegible]經五印度歸途[illegible]）事跡具唐書列傳是書多述佛典因果之事而舉其地以實之所敘諸國多唐書所不載蓋史所錄者朝貢之邦此所記者經行之地也雖侈陳靈異頗近無稽然山川道里有互相證明者可爲考古之資焉

經行記一卷　唐杜環撰爲杜佑族子仕履未詳嘗從高僊芝征小勃律（卽今之巴勒提在博洛爾部）遂遊歷至西海乘商船由廣州還撰此爲記

西域道里記三卷　唐程士章撰書目見唐書藝文志

西域名醫要方四卷　書目見唐書藝文志

使于闐記一卷　晉張匡鄴撰天福三年于闐來貢匡鄴時爲供奉官高祖命與同官高居誨充使册立其王李聖天爲大寶于闐王往返七年錄所見山川爲此記

西州使程記一卷　宋王延德撰同時有兩王延德宋史皆有傳一爲開封東明人曾上太宗事蹟著作甚富此王延德則大名人歷官至靑州刺史史稱其傾險好進其人品蓋無足觀是集乃太平興國六年與殿前承旨白勳出使高昌所作中多耳剽之談如言高昌盛暑鳥飛爲日氣所爍墮而傷翼又謂北庭山中夕有光焰如炬照見禽鼠皆赤采取硇砂者必著木底鞵若皮底卽焦類皆不足徵信

金臺集二卷　元郭囉洛納新（原作葛邏祿乃賢今從國語解改正）撰納新出西北郭囉洛（在今塔爾巴哈臺）因以爲氏元時色目人散居天下故納新處鄞縣以薦授翰林編修是集爲危素所編氣格軒翥無世俗猥瑣態蓋其生平淡於仕進惟以遊覽唱酬爲事宜意境之超遠也

河朔訪古記二卷　元郭囉洛納新撰納新嘗歷齊魯晉魏燕趙之墟弔古山川人物陳迹故事或得諸圖經地志或聞之故老舊家一皆考訂成書又以其感觸興懷發爲詠歌者繼之凡十六卷其書久軼乾隆間修四庫全書於永樂大典中錄出百二十四條彙分二卷所紀僅眞定河南境內其述山川古蹟多向來地志所未詳而金石遺文言之尤悉

西遊記二卷　元邱處機撰弟子李志常述處機自號長春子登州棲霞道士太祖征西域徵赴行在往返數年是書於西域山川程途古蹟多資考證其言楊何爲北庭都護尤可補唐書方鎮表之闕云

西遊錄一卷　元耶律楚材撰楚材字晉卿遼東丹王托雲八世孫官至中書令追封廣甯王謚文正是書之作乃楚材從太祖西征駐守尋思干數年（尋思干卽耶迷思干元史譯分爲二其地爲西遼故都我西征擺兵故以重臣駐守）及還人爭問異域事故撰此以代答楚材著有湛然居士集十四卷而是書不載

集中蓋集外別行也

西使記一卷　元劉郁撰郁眞定人是書王惲嘗載於玉堂雜記中亦有別行本乃記常德（字仁卿）西使皇弟旭列軍中（旭烈即錫喇一作錫里庫元史于憲宗二年書錫喇征西域以是歲冀而三年奉命錫里庫往征西域往吹巴將圖依一年或二年一人或二人）往返道途所見聞雖不能考證古蹟而亦時有異聞與郭侃傳所載畧同惟譯語或岐耳至種羊臍一條亦在唐書拂菻傳要非實有之事

西國圖經　元舒蘇撰舒蘇字得之泰定三年以遺逸見徵官至浙東廉訪司事追諡文孝其先世大食國人故知西域事實所作又有西域異文傳

河源記一卷　元潘昂霄撰昂霄字景梁號蒼崖濟南人官至翰林院侍讀學士諡文僖是書紀至元間世祖遣篤什（原作都實）西溯河源事篤什僅至星宿海而止不知有阿勒坦之黃水又不知有鹽澤之伏流自

欽定河源紀畧出是記竟以故紙置之可耳

使西域記一卷　明陳誠撰誠吉水人洪武甲戌進士是書亦名西域行程記乃誠於永樂間官吏部員外郎時副中使李達使西域述其山川人物風俗而作音譯既多譌舛如八達黑商即今之巴達克山斯卜花兒即今之布哈爾之類而所歷十七國皆今南疆治境藩部其見聞未廣大都傳述失眞不足徵信

陳竹山文集四卷　明陳誠撰是集分內外二篇內篇二卷皆奉使西域時所述撰凡文十餘首詩一百三十餘首外篇二卷則當時投贈詩文並其先世諸狀也

興復哈密一卷　明馬文升撰文升字負圖鈞州人景泰二年進士官至吏部尚書謚端肅是書載於所著集中乃記宏治初土魯番襲執哈密王時文升長兵部持議用兵討平之事

平番始末一卷　明許進撰進字季升靈寶人成化丙戌進士官至兵部尚書謚襄毅宏治七年吐魯番阿黑麻攻陷哈密執忠順王陝巴去進奉命巡撫甘肅與都督劉甯襲破番衆諭降其

城致仕後檢閱奏稿案牘輯爲此編所述用兵始末及西番情事頗詳嘉靖九年其子誥疏陳於朝詔付史館今明史土魯番哈密諸傳多本如此

西番事蹟一卷 明王瓊撰瓊字德華太原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官至吏部尚書謚恭襄是書乃瓊總督三邊時出兵討土魯番所作歷叙漢先零宋岷洮諸羌叛服之事而以當時用兵始末附其論王安石遣王韶西征事許其能詰兵戎以強宋室而斥史臣以安石爲開邊生事之非蓋亦有見於明世邊備之不修而爲是言歟

哈密事蹟一卷 不著撰人名氏是書載正德中吐魯番侵擾哈密及經略彭澤與三邊總督王瓊搆釁事語皆袒瓊復載通紀一條謂瓊激錢甯以傾澤其說自相矛盾（史稱瓊傳會有才智中傷不已遂武違遷斷蹈才論法謂臣和親事議亦瑞殺之）又附載經略張海奏議一篇及嘉靖間刑部議讞爲誘諂達（原作違誤）叛人奏牘蓋明人雜鈔之殘帙也

哈密行記一卷　明武振撰振山丹衛人官至總兵甘肅通志稱其有文武才謂此編於山川道里概可考見云

西域土地人物略一卷　不著撰人名氏載於秦邊紀畧之末蓋國朝康熙間人作也（秦邊紀略敘稱康熙中五遷而上數則）是書所言西域里道考諸驛程皆在茫昧之間蓋其時西域猶阻聲教僅據傳聞不足以爲典要而傳寫脫誤正文小注揉雜失次幾難卒讀云

昆侖河源考一卷　國朝萬斯同撰斯同字季野浙江鄞縣人以布衣預修明史是書作於康熙初其時西域未隸版圖河源昆侖尙未得其實在作者穿穴古籍參稽異同郎灼知張騫所說之不誣而極論潘昂霄等之背馳鶩亂雖覈以今日目驗未盡脗合要可謂工於考證矣

西陲紀略（一卷鈔本）　不著撰人名氏所敘國朝西陲屯防事止於雍正十二年則雍正間人作也是書於哈密巴里坤土魯番山川古蹟風俗物產記載頗詳而以羅卜腦兒爲蒲類海援據殊疵其

火焰山一條乃沿王延德西州使程記之謬至謂貢噶爾國（貢噶爾西域聞見錄作徐噶爾即元史之阿札爾近律入與今名同尼國何梧庶爲阿喀爾仍其舊也詳見元史譯文證補）鑄銅爲城大五百里則不根無稽無足置辯矣

使準噶爾行程記一卷　國朝雍正間使臣撰不著名氏

欽定皇輿西域圖志五十二卷　乾隆二十一年大學士劉統勳等奉

敕撰首四卷爲

天章次圖考三卷次列表二卷表起秦漢迄元明以明國土之分合建置之沿革次晷度二卷次疆域十二卷次山四卷次水五卷次兵防一卷臺站附焉次屯政二卷戶口附焉次貢賦錢法學校各一卷次封爵二卷次風俗音樂各一卷音樂一門在地志爲䂊體以其隸在協律備禁侏兜離之數故志之次服物二卷次土產一卷次藩服三卷次雜錄四卷

西域聞見錄八卷　國朝滿洲椿園氏撰（自署如此聞方備乘謂七十一著乃椿園以其年爲名說見元史譯文證補）是書

作於乾隆二十四年本名新疆外藩紀畧亦名異域瑣談門目凡五曰新疆紀畧曰外藩列傳曰西陲紀事本末曰回疆風土記曰軍臺道里表惟所記回疆風土得諸目覩多資考證雖以羅卜淖爾爲星宿海蘇勒河爲疏勒國偶爾疏誤不爲詬病其屬藩列傳耳目較近紀載亦詳至述葱嶺以西各國則妄聽傳聞十誤七八如控噶爾之荒唐退木爾沙之謬妄愛烏罕誤爲敖罕波斯誤爲塞克謂鄂羅斯一姓相傳不知閱幾千年（俄羅斯併汗姑於明林汎時）厥敗於控噶爾稽首稱臣之類烏有之事孟浪之談蓋糾不勝糾云

欽定西域同文志二十四卷　乾隆二十八年奉

勅撰首列國書以爲樞紐次以漢書詳註其名義次以三合切音典取其音聲次列蒙古字西番字托忒字排比連綴各註其譯語對音焉

欽定平定準噶爾方畧前編五十四卷正編八十五卷續編三十

三卷　乾隆三十七年大學士傅恒等奉

敕撰前編補叙雍正間西師始末正編備錄兩定伊犂開闢全

疆事蹟續編則於列戍開屯設官定賦與討定烏什綏域諸番

占風納贄之事咸具焉

欽定新疆戰圖十六幅　乾隆間平定準回各就血戰之地繪其

攻堅斫銳斬將搴旗實蹟而以

御詩書之幀間

烏魯木齊雜記　國朝紀昀撰昀字曉嵐直隸獻縣人乾隆甲戌

進士官至協辦大學士諡文達是書所載即閱微草堂筆記之

言蓋坊賈摘刊事關新疆者改題此名所言義主勸懲關係人

心世道雖間涉神怪要非拾齊諧剩語者至其叙述雅馴在近

世小說家尤不多覯云

烏魯木齊雜詩一卷　國朝紀昀撰昀生平貫徹儒籍本不以詩

擅長是集七絕百六十首多詠新聞瑣事藉寓勸懲雖非超詣而和平溫

厚殊不失風人之遺焉

烏魯木齊賦一卷　國朝紀昀撰

欽定河源紀略三十六卷　乾隆四十七年兵部侍郎紀昀等奉敕撰兆年案侍讀綱編述錄河源紀略凡例是書首圖次表次曰質實質實云者詳核水道源流兼仿水經及酈注之例旁支正幹悉疏通證明之也次曰證古凡舊說與履勘相符者條列原文詳加案語以互相參訂次曰辨訛凡舊說之紕繆者亦條列原文各為糾駁以祛釋惑疑次曰紀事凡撻伐所經部族所聚職貢所通屯戍所在有與靈源相值者一一臚載其前代軼聞亦以類附見次曰雜錄凡名山古蹟物產土風介在洪流左右者皆博采遺文以資稽核而恭錄御製河源詩一首讀宋史河渠志一篇弁冕全書用以挈綱領定權衡焉

西陲樵唱一卷　國朝王芑孫撰芑孫字念豐號惕甫亦號鐵夫

江蘇長洲人乾隆戊申召試舉人官國子監典簿是集七律六十首載淵雅堂集中亦有單行本皆詠西域風俗古蹟極有典據

回疆雜記一卷　國朝王曾翼撰曾翼吳江人曾從某師赴喀什噶爾於經過各回城所見所聞拉雜記之然回疆風土十得七八云

西征錄六卷　國朝王元樞撰元樞安徽懷甯縣舉人嘉慶初以事謫戍伊犂是書考證西域地理事蹟繁而失要洪亮吉謂其間有可采惟因此及彼尋流失源非善學酈道元者蓋篤論也

塞外錄一卷　國朝洪亮吉撰亮吉字君直一字稚存江蘇陽湖人乾隆庚戌進士第二人及第授編修嘉慶元年充咸安宮總裁以違例言事謫戍伊犂是書載在曉讀書齋三錄中其疏勒辨一篇考据最爲精覈而謂柳中縣在哈密城西十里則偶誤也

天山客話一卷　國朝洪亮吉撰是書用雜記體敘述塞上風景

並在戍情事與晁說之客話每條必記所語之人者不同其言綴定河出曡花魚則罣花乃磨河之音訛（出河即烏魯特[illegible][illegible]水）磨河所產故名磨河魚也

伊犂日記一卷　國朝洪亮吉撰是書紀自京師抵伊犂沿途道里及應酬瑣事載在北江集中坊間單行本題爲萬里荷戈集殊誤萬里荷戈集乃其詩集名也

萬里荷戈集詩一卷百日賜環集詩一卷　國朝洪亮吉撰亮吉詩胎息深厚在大謝工部之間萬里荷戈集共古今體九十六首由京抵戍所作末附同人題集詩其百日賜環集紀恩紀事計自伊犂至嘉峪關得詩三十餘首餘則入關後途中所作考其年譜謂歸里後補作伊犂紀事九十七首指此二集言也

新疆要畧四卷　國朝祁韻士撰韻士字鶴皋壽陽人官翰林編修是書乃遣戍伊犂時作詞簡而事賅卷一紀疆域山水卡倫軍臺卷二紀城堡職官卷三紀伊犂兵制屯牧卷四紀種人源

流風俗而以霍罕路程終焉

西域釋地二卷　國朝祁韻士撰是書上篇紀疆域下篇紀山川敘述頗爲雅潔然於康熙征準噶爾不及烏闌布通之捷（二十九年捷於烏闌布通三十六年捷於昭莫多）於塔爾巴哈臺庫爾喀喇烏蘇不著往代爲何國古城不知在唐爲何縣（唐爲金滿縣亦作金蒲）於葉爾羌知其在北魏爲渠莎國不知在元爲雅爾看（見元史世祖紀）爲押兒牽（見元史趙思斐里傳）爲鴉兒克（卽喀什噶爾之對音見元秘史）喀什伽師之轉音也而誤以爲創始（舊譯以喀什噶爾爲各色佛所駐之國謂是頭代雜化之意則舊譯尚不足信）阿克蘇元史之舊稱也而誤以爲今名言崑崙則以史遷烏睹崑崙之說了之（按禹本紀言崑崙一語史遷因當時君臣好談神仙故於此文隱寓譏明爲抑揚之必無亦謂無是言也祈因作張騫傳不轉其事刪節原文一若史記專載實寄者然徧沿襲遂分史遷受誤）言瀚海則以安西州土魯番界中沙磧當之亦不免疏舛矣

萬里行程記一卷　國朝祁韻士撰是書乃其謫戍時由京至伊犁沿途紀程之作其中有不可據者如永壽縣監軍鎮乃河南監軍道任棟故里此記謂沿唐時宦官監軍舊名玉門縣赤金峽當以古金山得名元和郡縣志載金山在玉門東六十里可

證此記謂赤金乃赤斤之訛均非也林則徐荷戈紀程嘗辨之至其謂達坂城西南火光燭天乃煑鹽者爲之尤誤鹽海水滷撈其汁即成鹽無庸熬煎也南方火光乃山煤自焚至今尙然

西陲要略三卷　國朝祁韻士撰

西陲今略　國朝梁份撰

新疆紀畧　國朝人撰不著名氏

三州輯畧九卷　國朝和瑛撰和瑛字太菴廂黃旗人嘉慶間官烏魯木齊都統三州者烏魯木齊古庭州土魯番古西州哈密古伊州也是書以柳陳爲今庫車尙屬小疵其流寓彙錄請宦殊非體例昔顧元鏡九華山志以杜荀鶴朱齊邱列諸流寓識者譏之況漫無擇別乎其藝文採錄尤雜亦乖斷限之義而多收己作尤涉自衒云

伊犂總統事宜　國朝松筠撰松筠字湘浦蒙古正藍旗人官至武英殿大學士諡文淸是書於嘉慶間進呈

御賜序文付武英殿施行

欽定新疆識畧十三卷　嘉慶二十四年原任大學士松筠等奉

敕撰道光元年奏進首卷恭錄　天章卷一總載疆域道里水

道卷二至卷三分載南北兩路事宜卷四至卷十二專載伊犂

事宜緣伊犂爲將軍帥庭未設行省以前統轄新疆全境職任

較繁故記載獨備

回疆事宜　國朝和瑛撰所紀皆新疆南路各叅贊辦事大臣職

任事宜

回疆志　國朝蘇爾德撰

西域水道記八卷　國朝徐松撰是書於諸水源流分合考證詳

覈近世言西域者罕與比倫然克里雅科[illegible]俱西域志[illegible]之[illegible]川北流入於沙

磧而此記乃謂注葱嶺大河入羅布淖爾那林河西北流入於

鹹海而此記僅云流徼外是於二河未悉其委元之昂可喇河

即今昂噶喇河土俗相沿古名尚在謙河[illegible]

則當爲伊蘇謝河一統志所載甚明此記以謙爲昂噶喇而以昂可喇爲伊蘇謝遂使二水互易其名考之地形按之古籍無一相合至玉須阿浦二水元史所載即指伊蘇謝上源而言自此記指厄爾庫伊里穆魏源海國圖志又以爲非皆求之昂噶喇所受之水南轅北轍辨愈繁而愈失矣水經之龜茲西川即今木雜喇特河龜茲東川即今和色爾河下游合流爲渭干河與酈注所云合爲一水經龜茲城南而東南入於大河之文相符合此記指庫車城東發源扣克訥克嶺下之水不與西川會不入河者以當龜茲東川顯與酈說相背達闌嶺在珠勒都斯河北此記誤載在河南昌馬河出苦峪東南山中東北流與蘇勒河會此記誤謂馬昌在蘇勒之東漢時匈奴焉支山在删丹今甘肅山丹縣此記誤謂即焉耆府城東北之博羅圖山而以焉支爲焉耆之通假謂塞勒庫勒西八日程爲乾竺特則道里誤水道記自庫車西五日程日至新興府又西南三月程曰乾竺特與貫沙會一兩五程今按庫車西五日程爲今庫斯爾貴即水道記之庫斯爾府又西南三十程爲今葉爾羌地水道記以爲乾竺特誤謂苦峪城爲明成

化中槃則年月誤[正統六年條] 元史耶律希亮傳之葉密里即額密爾地以河得名憲宗本紀作葉密立一地也是記謂額敏河音轉爲額密河是矣[見西域河記今西圖作亦額密河] 而以葉密里爲即阿力麻里則非[見和圍說新疆識略]皆百密之一疏也

新疆賦一卷 國朝徐松撰[分南北路二賦]

荷戈詩草一卷 國朝李鑾宣撰鑾宣字石農靜樂人官至廣東提刑使是集乃謫戍迪化時作載堅白石集中陽湖惲敬序其詩稱爲淸而不浮堅而不劌反覆以發其腴採摩以去其滓尚非同時標榜之詞

伊江別錄 國朝吳熊光撰熊光號槐江官至兩廣總督是書乃謫戍伊犂時作紀所見聞滿漢名人言行足以維繫國脈民命者蓋以成於伊犂而名非盡事關伊犂也

天山賦一卷 國朝歐陽鎔撰

漢西域圖考八卷 國朝李光廷撰光廷字恢垣番禺人道光間

官吏部員外郎是書首圖說次天山以南諸國考次天山以北諸國考次新疆軍臺道里表次葱嶺諸國考次葱嶺以西諸國考前節錄法顯佛國記辯機西域記劉郁西使記於末蓋自漢敦煌關外西北二萬餘里至大秦西南萬餘里至安息皆竟於海其間國土以百數若指諸掌雖偶有舛謬如以哈喇魯（今西[illegible]之阿耳[illegible]部海之名也在今伊犂西[illegible]外）為哈喇火州（見圖說回回外）謂阿力麻里非阿里馬（阿力麻里即阿里馬在今伊犂[illegible]水河故[illegible]大與言阿力麻里在塞北也阿里馬下無里字[illegible]之別大入里西遼疑作[illegible]石把阿遼里作巴里馬耳與考源於元世祖紀子北平王[illegible]於阿力麻里地一[illegible]阿力麻里在今烏[illegible]台）謂侯君集伐高昌先至柳谷即狐胡國之柳谷且以柳中當之（侯君集所至柳谷乃哈密之柳樹泉非吐魯番之柳中也以胡本不在於柳中漢書言其去長安道里遠於車師是其明證）皆未免望文生義甘露川今巴爾庫勒也而誤作甘露州（元和志伊吾軍在伊州西北三百里折羅漫山北甘露川今本唐書地志川字誤作州又於甘字上衍一特字[illegible]）鬼力赤韃靼酋也（見明史韃靼傳）而誤為巴里坤汗莽噶里克（吐魯番伯克乾隆二十年投誠後從[illegible]）莽蘇爾（吐魯番台[illegible]一等台吉）卓額敏和（[illegible]乾隆二十四年以功封郡王[illegible]不封[illegible]）三人也而誤合為一尤為疏謬援引博洽亦西域地志之善本也

欽定平定回疆方略　道光十年奉

敕撰備紀征勦逆裔張格爾始末

欽定平定回匪方略三百二十卷　光緒十四年奉

敕撰自咸豐末關隴變起至光緒初戡定新疆中間

廟堂籌畫將帥勤勞迨廷設省之模强鄰界畫之議隨事纂錄

鉅細無遺

天山南北路考略一卷　國朝龔柴撰柴甯波人是書因仍舊說

殊尠罕覯

重定回疆見聞小錄　國朝喬重禧撰重禧字黨洲上海人是書

紀道光初討平張格爾始末乃詳綜邸報而成有次序文載該

南池館集中

東歸日記一卷　國朝方士淦撰士淦定遠人道光間征張格爾

之役從甘督楊遇春出關是書乃其東歸時紀沿途山川風物

而作起伊犂訖西安省城

荷戈紀程一卷　國朝林則徐撰則徐字少穆侯官人歷官湖廣

兩廣總督是書乃道光二十四年謫戍伊犂時沿途日記起西安訖戍所其辨祁韻士行程記中監軍鎭赤金峽二條說具於前

西域考古錄　國朝俞浩撰浩海甯人是書改古說以就己最爲駁雜

新疆紀事詩塞上竹枝詞一卷（新疆紀事詩七律十六首　塞上竹枝詞七絕三十首）　國朝曹麟閣撰麟閣安徽貴池人官湖北黃梅知縣是集描摹風土多據見聞較劉雲峯梧江竹枝詞因仍地志舊文無所考辨者相去遠矣

涉車行記一卷　國朝倭仁撰倭仁字艮峯蒙古人官至協辦大學士諡文端是書乃咸豐壬子赴葉爾羌幫辦大臣任途中所作大旨以地理爲經人事爲緯每經一地必舉前賢懿行以勵風俗於輿地沿革亦多考證而殷述民瘼尤藹然仁者之言其生平學術篤守程朱在葉爾羌又著日記一卷語語切於日用尤非空談性命者比也

訊鮮錄無卷數 國朝人撰不著名氏是書作於新疆初設行省時前列備考一篇次紀郡縣山水地名後紀內盟外裔末附邊外諸部道里凡三道道分於色勒庫爾而程起於葉爾羌

西陲論略 卷 國朝李雲麟撰雲麟字雨蒼漢軍旗人同治末以塔城參贊大臣幫辦新疆軍務是書宗旨謂新疆設省窒礙難行宜以烏魯木齊為重鎮伊犁為換防處所南疆回部分封衆建語多譏時於因時制宜之道無當也

瀚海集 國朝人撰

喀什噶爾志一卷 國朝光緒初英吉利人倍羅撰

勘定西域篇一卷 國朝王定安撰定安字鼎丞東湖人曾護山西藩纂著有湘軍記是篇即記中二十卷之一也所紀同治間新疆回變及光緒初勘定始末於各官殉難情事未盡覈實何琯等力守巴里坤兩次收復哈密無一語及之疏漏

南疆勘界日記圖說無卷數 國朝沙克都林扎布撰沙克都林扎布

字振亭滿洲人光緒八年俄羅斯交還伊犂時沙克都林扎布以巴里坤領隊大臣奉命勘分南疆邊界乃就每日行程辦事敘述崖略並及道途之險易山川之要害游牧之盛衰譯音之異同而又按程繪圖以相互證其書未經鋟版雖不能發抒議論考證古蹟而紀載尚爲明析惟分界至烏孜别里並不親歷會勘僅遣兵役堆石爲記致遂俄人侵佔之謀則其書存而不論可矣

帕米爾圖說一卷　國朝許景澄撰景澄字竹篔浙江嘉興人由翰林官至吏部侍郎是書乃充駐俄出使大臣時會萃西圖而成所標新名大率据用英書並譯登英俄人游帕記三種附後其於全帕地理審析精詳可爲界務之助焉

新疆道里表一卷　光緒庚寅湖南省城刋本新疆舊有軍臺營塘驛站之分設省後一律改爲驛站此表按現在成案載列而以驛站圖冠首凡四履所至山川險易隨在取閱便可得其大

概焉

天方典禮擇要解二十卷　國朝劉智撰智字介濂江甯人回回裔也是書首爲原教眞宰識認詁言四卷次爲五功四卷五功者念眞禮眞齋戒捐課朝覲也次爲禋祀一卷次爲五典四卷言五倫之事次爲民常四卷次爲娶禮婚禮喪禮而附以歸正儀詳爲解釋以自尊其教回教本僻謬而智頗習儒書乃雜援經義以伸其說然根柢先非巧爲文飾無益也有難智者曰回教是天當體好生戒殺爲心何獨不食犬豕智不能援上帝以解之乃引士無故不殺犬豕爲說亦見其詞之遁矣

新疆圖志卷九十一

奏議一 漢唐

張騫請連烏孫議

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敦煌閒小國也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翎侯抱亡置草中爲求食還見狼乳之又

烏銜肉翔其旁以爲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
衆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爲匈奴所破西擊塞王塞王
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
月氏大月氏復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衆因留居兵稍彊會單
于死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遣兵擊之不勝益以爲神而遠之今
單于新困於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以此時厚
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漢遣公主爲夫人結昆弟其勢宜聽則是
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

公孫宏請屯田輪臺疏

故輪台以東捷枝渠犂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
取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熟其旁國少錐刀
貴黃金采繒可以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臣愚以爲可遣屯田卒
詣故輪台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以
時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爲斥候屬校尉事有便宜因

騎置以問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就畜積爲本業益墾漑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爲便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行邊嚴勅太守都尉明㷭火選士馬謹斥候蓄茭桑草願陛下遣使使西國以安其意臣昧死請

班超請擊龜茲疏

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闐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昔魏絳列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況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厄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大小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

之則葱嶺可通葱嶺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擒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勢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

陳湯謀擊郅支單于疏

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爲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氐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爲西域患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强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毆從烏孫衆兵直指其城

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

甘延壽奏斬郅支單于疏

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爲一昔有唐虞今有彊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比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爲彊漢不能臣也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陣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懸頭槁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彊漢者雖遠必誅

郭欽歸康居侍子

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司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爲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

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故爲無所省以夸旁國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爲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與于有自下之意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非至計也

鮑昱請援關寵耿恭

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爲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十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盡力之效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幡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間足還入塞

杜欽論送罽賓使者

前罽賓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卒叛逆夫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

莫大於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嬌嫚終不可懷服凡中國所以爲通厚蠻夷愜快其求者恐壞比而爲寇也今縣度之阸非罽賓所能越也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前親逆節惡暴西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使買以獻爲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爲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尙時爲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稟食得以自贍國或貧少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擁彊漢之節餒山谷之間乞匃無所得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山池盤石阪道陿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隊未半阬谷盡靡碎人墮勢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

服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
衆涉危難之路罷弊所恃以事無用非久長計也使者業已受節
可至皮山而還

蕭望之諫結婚烏孫

烏孫持兩端亡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
親密邊境未以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得立而還
信無負於四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

張璫三策

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專制西域共爲寇鈔今以酒
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
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
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犂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如又不能則
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

陳忠請於敦煌置校尉疏

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漢興高祖窘平城之圍太宗屈供奉之恥故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計命遣虎臣浮河絕漠窮破虜庭當斯之役黔首隕于狼望之北財幣縻于盧山之壑府庫單竭杼柚空虛算至舟車貲及六畜夫豈不懷慮久故也遂開河西四郡以隔絕南羌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單于孤特鼠竄遠藏至於宣元之世遂備蕃臣關徼不閉羽檄不行由此察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化狎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以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賄益增膽勢益殖威臨南羌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貲之費發議者但念西域絕遠卹之煩費不見先世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邊境守禦之具不精內郡武衛之備不修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內無以慰勞吏民外無以威示百蠻蹙國減土經有明誡臣以為敦煌宜置校尉案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免折

衙萬里震怖匈奴

班勇請復置副校尉居敦煌長史屯樓蘭對

昔孝武皇帝患匈奴彊盛兼總百蠻以逼障塞於是開通西域離其黨羽論者以爲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遭王莽篡盜徵求無厭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彊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諸郡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役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間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値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爲其害故也今曹宗徒恥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及已況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內臣愚以爲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

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彊寒鄯善于闐心腹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

魏徵諫迎高昌王麴文泰入朝

中國始平瘡痍未服若微有勞役則不自安往年文泰入朝所經州縣猶不能供況加於此輩若任其商賈來往邊人則獲其利若爲賓客中國卽受其弊矣漢建武二十二年天下已寧西域請置都護送侍子光武不許蓋不以蠻夷勞弊中國也今若許十國入貢其使不下千人欲使緣邊諸州何以取濟人心萬端後雖悔之恐無所及

魏徵諫披高昌地爲州縣

陛下卽位高昌最先朝謁俄以掠商胡遏貢獻故王誅加焉文泰死罪止矣撫其人立其子伐罪弔民道也今利其土屯守常千人屯士數年一易辦裝資離親戚不十年隴右且空陛下終不得高昌圭粒咫帛助中國費所謂散有用事無用

褚遂良諫置安西都護書

古者先華夏後夷狄務廣德化不爭荒遊今高昌誅滅威動四夷然自王師始征河西供役飛米轉芻十室九匱五年未可復今又歲遣屯戍行李萬里去者資裝使自營辦賣菽粟傾機杼道路死亡尚不計罪人始于犯法終于惰業無益于行所遣復有亡命官司捕逮株蔓相牽有如張掖酒泉塵飛烽舉豈待高昌一乘一卒及事乎必發隴右河西耳然則河西爲我心腹高昌它人手足也何必耗中華事無用昔陛下平頡利吐谷渾皆爲立君蓋罪而誅之伏而立之百蠻所以畏威慕德也今宜擇高昌可立者立之召首領悉還本土長爲藩翰中國不擾

駱宏義討賀魯策（永徽六年命程知節等五將軍帥師出葱山道以討賀魯駱宏義上此策）

安中國以信馭夷狄以權禮有變通也賀魯保一城方寒積雪謂唐兵必不來宜乘此一舉滅之遷延及春且生變縱不牽連諸國必遠迹遁去且兵本誅賀魯而處密處木昆等亦各欲自免若留

不進彼與賀魯復合矣今雖嚴冬風勁兵苦戰墮又不可久留費邊粮使賊得堅黨附睽死期也請寬處月處密等罪專誅賀魯禍務本不可先治枝葉也願發射牌處月處密契苾等兵齎一月食急趨之大軍住憑洛水上爲之景助此驅戎狄攻豺狼也且戎人藉唐兵爲羽翼今胡騎出前唐兵躡後賀魯窮矣

薛仁貴討賀魯疏

臣聞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今泥熟不事賀魯爲其所破虜係妻子王師有於賀魯部落轉得其家口者宜悉取以還厚加資遣使百姓知賀魯爲暴而陛下至德也

郭元振論吐蕃請罷四鎮兵披十姓地疏 通天中吐蕃請和其大將論欽陵請去四鎮兵分十姓之地朝廷遣元振覘因察其事宜還上此書

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國家所患唯吐番與默啜耳今皆和附是將大利於中國也若圖之不審害且隨之欽陵欲裂十姓地解四鎮兵此動靜之機不可輕也若直遏其意恐邊患必甚於前宜以策

緩之使其和望勿絕而惡不得萌固當取舍審也夫患在外者十姓四鎮是也患在內者甘涼瓜肅是也關隴屯戍向三十年力用困竭脫甘涼有一日警豈堪廣調發邪善爲國者先料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然後安平可保欽陵以四鎮近已畏我侵掠此吐蕃之要然靑海吐渾密邇蘭鄯易爲我患亦國家之要今宜報欽陵曰四鎮本扼諸蕃走集以分其力使不得併兵東侵今委之則蕃力益强易以擾動保後無東意當以吐渾諸部靑海故地歸於我則俟斤部落還吐蕃矣此足杜欽陵口而和議未絕且四鎮久附其倚國之心豈與吐蕃等今未知利害情實而分裂之恐傷諸國意非制御之算

郭元振諫發兵導吐蕃擊娑葛疏 景龍二年突騎施娑葛與阿史那忠節不和忠節擁兵攻娑葛宗楚客請發兵導吐蕃以擊娑葛時元振鎮安西上疏論朝廷遂不從乃遣中使馮嘉賓持節安撫忠節除牛師獎安西副都護領甘涼以西兵發就忠節令合兵擊娑葛娑葛知其謀殺忠節執嘉賓師獎等陷安西四鎮路絕

國家往不與吐蕃十姓四鎮而不擾邊者蓋其諸豪泥婆羅等屬國自有攜貳故贊普南征身殞寇庭國中大亂嫡庶競立將相爭

權自相翦屠士畜疲癘財力困窮顧人事天時兩不諧契所以屈志於漢非實忘十姓四鎭也如其有力後日必爭今忠節忽國家大計欲爲吐蕃鄉導主人四鎭危機恐從此啟吐蕃得志忠節亦當在賊掌股何爲復得事我哉往吐蕃於國無有恩力猶欲爭十姓四鎭今若效力樹恩則請分于闐疏勒者欲何理抑之且其國諸蠻及婆羅門方自嫌阻儻令求我助討者亦何以拒之是以古之賢人不願夷狄妄惠非不欲其力懼後求無厭益生中國事也臣愚以爲用吐蕃之力不見其便又請阿史那獻者豈非以可汗子孫能招綏十姓乎且斛瑟羅及懷道與獻父元慶叔僕羅兄俀子俱可汗子孫也往四鎭以他匐十姓之亂請元慶爲可汗卒亦不能招來而元慶沒賊四鎭淪陷忠節亦嘗請以斛瑟羅及懷道爲可汗矣十姓未附而碎葉幾危又吐蕃亦嘗以俀子僕羅并拔布爲可汗矣亦不能得十姓而皆自亡滅此非他其子孫無惠下之才恩義素絕故也豈止不能招懷且復爲四鎭患則冊可汗子

孫其効固試突厥又遠於其父兄人心何繇卽附若兵力足取十姓不必要須可汗子孫也又請以郭虔瓘蒐兵稅馬於拔汗那往虔瓘已曾與忠節擅入其國臣昔在疏勒不聞得一甲一馬而拔汗那挾忿侵擾南導吐蕃將俀子以擾四鎭且虔瓘往至拔汗那國四面無助若隨虛邑猶引俀子爲敵況今北有娑葛知虔瓘之西必引以相援拔汗那倚堅城而抗于內突厥邀伺于外虔瓘等豈能如往年得安易之幸哉

狄仁傑諫發兵戍疏勒四鎭

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東距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天所以限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曁三代不能至者國家旣已兼之詩人矜薄伐於太原化行於江漢前代之遐裔而我之域中過夏商遠矣今乃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磽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可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不務固本安人此秦皇漢武之所行也傳曰與覆車同

執者未嘗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伏見國家師旅歲出調度之費狃以爲廣右戍四鎮左屯安東杼軸空匱轉輸不絕行役既久怨曠者多上不是恤則政不行政不行則害氣作害氣作則蟲螟生水旱起矣方今關東薦饑蜀漢流亡江淮而南賦斂不息人不復本業相率爲盜本根一搖憂患非淺所以然者皆貪功方外耗竭中國也昔漢元帝納賈捐之謀而罷珠崖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田貞觀中克平九姓冊拜李思摩爲可汗使統諸部夷狄叛則伐降則撫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今阿史那斛瑟羅皆陰山貴種代雄沙漠若委之四鎮以統諸蕃建爲可汗遣禦寇患則國家有繼絕之美無轉輸之苦損四鎮肥中國罷安東實遼西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要塞恒代之鎮重而邊州之備實矣且王者外甯容有內危陛下姑敕邊兵謹守備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寇無所得自然深入有顚躓之慮淺入無虜獲之益不數年二虜不討而服矣

韋湊諫募關中兵往安西討擊疏開元時西鎮經略安撫使郭虔瓘奏請募關中兵萬人往安西討擊皆給公乘兼供熟食敕許之湊上疏諫不從虔瓘竟無尺寸之功

臣聞兵者兇器不獲已而用之今西域諸蕃莫不順軌縱鼠竊狗盜有戍卒鎮兵足宣式遏之威非降赫師之怒此師之出未見其名臣又聞安不忘危理必資備自近及遠強幹弱枝是以漢實關中徙諸豪族今關輔戶口積久逋逃承前先虛見猶未實屬北虜犯塞西戎駭邊凡在丁壯征行略盡豈宜更募驍勇遠資荒服又一萬行人詣六千餘里咸給遞馱並供熟食道次州縣將何以供秦隴之西人戶漸少涼州已去沙磧悠然遣彼居人如何得濟又萬人賞賜費用極多萬里資糧破損尤廣縱令必克其獲幾何倘稽天誅無乃甚損請令計議所用所得校其多少即知利害況用者必賞獲者未量何要此行頓空畿甸且上古之時大同之化不獨子子不獨親親何隔華戎務均安靖洎皇道謝古帝德慙皇猶尚綏懷不從征伐有占風覘雨之客無越海踰山之師其後漢武

臂鬪志恢土宇西通絕域北擊匈奴雖廣獲珍奇多斬首級而中國疲耗殆至危亡是以俗號昇平君稱盛德者咸指唐堯之代不歸漢武之年其要功不成者復焉足比議惟陛下圖之

李德裕諫應援安西北庭疏（會昌三年黠戛斯攻安西北庭都護府議者奏請出師應援時德裕爲相上疏諫乃止）

據地志安西去京七千一百里北庭去京五千二百里承平時向西路自河西隴右出玉關迤邐是國家州縣所在皆有重兵其安西北庭要兵便於側近徵發自艱難已後河隴盡陷吐蕃若通安西北庭須取迴紇路去今迴紇破滅又不知的屬黠戛斯否縱令救得便須卻置都護須以漢兵鎮守每處不下萬人從何徵發饋運取何道路今天德振武去京至近兵力常苦不足無事時貯糧不支得三年朝廷力猶不及況保七千里安西哉臣所以謂縱令得之實無用也昔漢宣帝時魏相請罷車師之田漢元帝時賈捐之請棄珠崖郡國賢相狄仁傑亦請棄四鎮立斛瑟羅爲可汗又請棄安東郤立高氏蓋不欲貪外虛內耗竭生靈此三臣者當日

有之時尚欲棄之以肥中國況隔越萬里安能救之哉臣恐蕃戎多計知國力不及僞且許之邀求中國金帛陛下不可中悔此則將實費以換虛事即是滅一迴紇而又生之恐計非便